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五

開逢閏
茂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
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建武元年

是年十月
始改元建武

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

此鬱林
王改元

也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

雍於
用翻

以主幼時艱密

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

諸州各有
部主造器仗

征南大將軍陳

顯達屯襄陽

去年秋武帝以魏將入寇遣顯達鎮樊城

子懋欲脅取以為將

將即亮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

翻下同

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

白直俠轂自隨

諸王有白直有夾轂隊俠讀曰夾

顯達過襄陽

過音

子

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

子懋自稱天王蓋謂是天家諸王也

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

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

此間人亦難可收用

此間人謂襄陽人也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

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

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

隨王子隆初以鎮西將軍鎮荊州引衍為

諮議參軍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

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

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

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

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

啗徒濫翻折之舌翻率所

律翻二人並至續名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

此時西昌侯已有殺諸王

之心矣蕭衍由是以籌略見用

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

將即亮翻

驚疑

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

白服若得

罪而白衣領職者

衍撫安之

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

安陵

鬱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據竟陵王子良傳陵在夾右

癸

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

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

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

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烏呼

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

帝謂鬱林王

珍之

所論薦事無不允

允信也肯也

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

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

云

語牛倨翻

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

舍人

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六宮房內

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

著陟略翻被皮義翻

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左右侍直與帝

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

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

好呼到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為樂

也跳躍也賭跳者以跳躍高出者為勝跳他弔翻

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

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

汝末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

上庫所儲以備

軍國之用齊庫以供齊內所須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數之外也

金銀布帛不可勝

計勝音升

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

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

樂音洛 烝

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

更工衡翻李延壽史以霍為文帝幸姬則世祖

當作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

朝直遙翻下同

鸞數諫爭

數所

角翻爭 讀曰諍

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

王鏐為世祖所厚

世祖恐亦當作世宗

私謂鏐曰公聞鸞於法身

如何

鬱林王少字法身

鏐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

寄先帝臣等皆年少

長知兩翻少詩洛翻

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

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

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言且又小時聽鸞專

政衛尉蕭湛世祖之族子也

蕭子顯齊書曰湛於太祖為絕服族子湛氏王翻

自世祖在郢州湛已為腹心

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都下消息太祖遣湛就

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

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

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

知蕭子顯齊書曰坦之以勲直為世祖所知既為帝以東宮直閤則從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

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

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

帝醉後常裸袒裸郎果翻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

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

亦淫佚佚音逸佚淫放也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

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杜預曰伉敵也儷耦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

內淆雜無復分別

別彼列翻

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

后流涕覆面

覆敷又翻

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少詩照翻

坦之附耳語帝曰

語牛倨翻下每語同

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

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勅原之已行

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

譙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

悛丑緣翻

恐禍及已乃

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

叔恃勇挾執陵轢公卿

轢郎狄翻

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

翼者

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

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

訶虎何翻

每語人曰周

郎刀不識君驚忌之使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

援

說輸芮翻下驚說此說同

己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

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

沒虜徙青州治鬱洲齊建元四年徙治朐山後復舊

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

帝求千戶侯許之驚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

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驚說諭之乃受

說輸芮翻下同奉

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驚與蕭湛稱勅召奉叔於省

中毆殺之

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烏口翻

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

可其奏漂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

漂陽縣自漢以

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

南帝初封南郡王漂音栗

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

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

之誰不忼慨近聞王洪範

王洪範即轉言日月相者也

與宿衛將萬

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

將即亮翻搥傳追翻

君其密報周奉叔

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

蕭湛時以衛軍司馬

兼衛尉卿掌宿衛兵

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尚書省在雲龍門內

兩都伯力

耳

都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

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

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勅賜死

復扶

又翻少詩治翻少日言無多日也驚錄尚書事故稱為錄君

父母為殉

謂皆將從生而死也

在

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

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

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

比毗必翻又毗

至翻勝
音升

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

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

北京謂平城張竹亮翻

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

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

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北都亦謂平城魏既遷洛以平城為北都

宜因遷徙為

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

陽輕將從騎

從才用翻

王者於闐闔之內

宮中門曰闐韓詩門屏間曰闔猶

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

三息暫翻

其四以為陛

下耳聽法音

法音謂雅樂也

目翫墳典

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全

此特大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

虞度也景昃日昃也日景過中

則景昃音側

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

謂文明太后之殂已

久而帝孝思不忘也

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敵明所用未足為煩

然非所以嗇神養性

嗇愛也

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

拱司契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有德司契司主也契要也治直吏翻

帝頗納之

顯宗麒麟之子也

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

顯宗又上言以

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貢察者謂察舉秀才

孝廉而貢之於朝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

坐之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

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為

臣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箕子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

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屑墜于皂隸矣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皂皁臣興與臣隸釋曰皁直馬者隸

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

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

寸長銖重者先叙之

言其人比之衆人稍有一寸之長一銖之重則先叙用之則賢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

當丁浪翻

不在於重苟不

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

嚴不足懲禁

參夷謂夷三族也捶止藥翻僥堅堯翻

今内外之官欲邀當

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

敦迫也厲嚴以勉之

遂成風

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

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

蓋由於此謂宜勅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

邑猶存宗周

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

後漢

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

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

曰邑况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

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

如故事

魏初都平城分畫甸畿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

宗本重舊光示萬葉又

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

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率萃而州處其

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

別彼列伎渠

綺翻處昌呂

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

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禁夕悻悻秦

醉翻則是衣冠皂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

歌舞或講肄詩書

肄羊至翻

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

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

成士人之子効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

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

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

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

略也

度徙洛翻甍謨耕翻屋棟所以承瓦

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

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

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

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陳潁等郡縣又於青州

界僑置冀州諸郡
縣是也僑渠驕翻

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

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

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鎮郡縣多所併省少詩治翻

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

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

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

朝直遙翻比毗至翻

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

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論語孔子曰君帝覽奏甚

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辛

邕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數等聘于魏

數胡教翻

丙申

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

將以河南潁川

為畿甸故

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

城 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

魏閏二月

齊歷之三月也

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

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

魏營洛以洛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為恒州分恒州

東郡置燕州治昌平

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

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

外非帝王之都也

恒戶登翻

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

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

南遷衆情不樂

洛樂音

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

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

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今無其人卜之

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左傳載闕廉之言

黃帝卜而龜隤

天老曰吉黃帝從之

杜預曰龜隤兆不成也字書釋灼龜不兆為隤

然則至人

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

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茆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拓跋

鬱律謚平文皇帝晉明帝太寧二年通鑑書惠帝賀偽徙居東木根山

昭成皇帝更營盛

樂

拓跋什翼犍謚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咸康元年烈帝翳槐城盛樂次年昭成嗣國咸康七年築盛樂新

城更工衡翻

道武皇帝遷于平城

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遷都平城

朕幸屬

勝殘之運

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元晦曰勝殘謂化殘暴不為惡也屬

之欲翻會也勝音升

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熊壽之

孫

穆壽事魏太武帝

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分扶問翻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

禮志北史魏帝紀

三月庚辰按長歷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魏閏二月齊閏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齊歷之四月也故置於此

辛巳武陵昭王畢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

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鬱林但虞子良為變而不知鸞謀之謀已成矣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見論語

王融乘危徼

倖

徼堅
翻

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

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

之士烏可近哉

躁則到翻
近其靳翻

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端午七夕之饗猶寒食之饗

皆夷禮也

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

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

治直吏翻

去十五年京官盡經

考為三等

去十五年猶云昨太和十五年也

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

定京官治行

欲以考州鎮屬官之法考京官載子亥翻行下孟翻

魏主曰考績事

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

史言魏孝文明於君人之體不使權在臣

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本號

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五月甲

戊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齊書志南史紀

六月己

巳魏遣魚員外散騎常侍盧昶魚員外散騎侍郎王清

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

盧度世避崔浩之禍其後自出魏太武寵任之散悉宜翻騎奇

寄翻昶丑兩翻

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

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

迭相矜夸見於辭色

使疏史翻下同見賢通翻

失將命之體也

將奉也奉

命而行謂之將命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為使持節都

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

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

魏

主親餞之以王肅為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

宋蒼梧王初昶鎮彭城
奔鎮奔魏故義故在焉

卒無成功

卒子
恤翻

壬午魏安定

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

尉紆
勿翻

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

媼烏
皓翻

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
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

中書令何胥以后之從叔

從才
用翻

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胥謀誅鸞令胥受事胥不敢

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

復關谷於鸞

復扶又翻

是時蕭譔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

晏摠尚書事譔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

人物

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語牛倨翻

譔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

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

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

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

徐孝嗣為王儉所薦武帝

推而用之遺詔託以尚書衆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荷下可翻

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

謂褚淵也笑則啓齒故云齒冷

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

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謐欲共廢我

鸞時領鎮

軍將軍故稱之

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

誰樂無事廢天子邪

樂音洛

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

姥言耳豈可信耶

朝直遙翻姥莫補翻女老稱

官若無事除此三人

誰敢自保直閭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

未能發

言曹道剛密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時始興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謐欲待二人至藉其執

力以舉事

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有兵力自送為可藉也

鸞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

等轉已猜疑

此毗至翻

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

復扶又翻

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

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

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

直後亦宿衛之官待衛於乘輿之後者也

大言

於衆曰吾等荷恩

荷下可翻

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

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

懼而失其

常度也比必寐翻及也

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

李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

壽昌殿武帝所起宴居常居之

聞外有變猶

密為手勅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間俄而諶引兵入

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劔自刺不入

趨七喻翻刺七亦翻

以帛

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

拒戰

操千高翻楯食尹翻

諶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

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

言行至西弄弑之

此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厦也屏也亦作庠帝死時年二十二

輿尸出殯徐龍駒宅塋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

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

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

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圍碁左右聞

有變驚走報瀹瀹每下子

子碁子也

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

還齋卧竟不問外事

謝瀹為此兄耻之教也

大匠卿虞悛竊歎曰

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

大匠卿即漢將作大匠之官蕭

子顯曰掌宗廟土木悛徂宗嗣

悛嘯父之孫也

虞嘯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父音甫

朝

臣被召入宮

朝直遙翻被皮義翻

國子祭酒江革至雲龍門託藥

發吐車中而去

吐土故翻嘔也

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

為腹心

散恙亶翻

使魚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

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史言謝淪江斃以名義自將僅能如此而已特立不懼孫謙庶

幾為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

也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

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辛丑魏主至朔州

魏收地形志雲州舊

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為懷朔鎮孝昌中始改為朔州今此朔州當置于雲中之盛樂時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鎮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二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鏐為司徒車

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

鏐千羊翻
騎奇寄翻

尚書左僕射王晏

為尚書令 魏主至陰山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

守不之官遙光驚之兄子也

驚兄鳳生遙光遙欣
遙光嗣始安王爵

鸞有

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

故用之 癸丑魏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

撫宜鎮甲子如桑玄鎮

此六鎮自西徂東之次第也水
經注懷朔鎮城在漢光祿城東

北考其地當在漢五原郡陽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三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系玄鎮在干延水東干延水出塞外系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漢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系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且音子間翻撫宜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濡源分置于三千里中則撫宜當在武川系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閭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按北史宜當作宴

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九月壬申朔魏詔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載子亥翻

可黜者不

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

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

上等下等各又分為三等

六品

已下尚書重問

重直用翻

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止

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

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人無怨者

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

壬

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

朝直逆翻

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

之任非徒揔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

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
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
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廣陵王羽字叔翻稱昌
孚翻比毗至翻頗傍禾

翻亦偏也
懈居隘翻

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

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

辟

辟毗
亦翻

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

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

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

魏官本祿之外別有恤親之祿

盡從削奪

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

澄於魏主叔也

又謂長魚尚書

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

數所角翻

可解長魚削祿一

胥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

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尉紆勿翻數所具翻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

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令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羣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蓋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于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媮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為賒緩觀。魏孝文之考績不過慕淵昶之兄也。昶丑兩翻帝又

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

憮然。

憮周甫翻。憮然者，悵然失意之貌。

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

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

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

漸子廩翻。

聞見

廣博若永居恒址

恒戶登翻

復值不好文之主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不

免面墻耳

書曰不學墻面言猶正墻面而立無所睹見也

對曰誠如聖言金日

碑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金日碑事見七十一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

知名謂七世內侍也碑丁奚翻朝直遙翻

帝甚悅

鬱林王之廢也都陽王

鐸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

臣之心鐸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

言急於出迎不暇躡履至

跟也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鐸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

於鐸

宮臺猶言宮省也屬之欲翻

勸鐸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

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

李延壽恩倖傳曰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皆領器仗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於車壁也王儉議曰衾書車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榆

穀輪輦子壁綠油衣說輸芮翻下之說說子因說同

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

直朝

遙翻祭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

上時掌翻下直上西上同

東城人正

共縛送蕭令耳

東城謂東府城也按蕭子顯齊書世祖遺詔以鸞為侍中尚書令此時已進錄

尚書事祭曰蕭令蓋以舊官稱之

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

東府

海陵王既即位鸞出鎮東府上臺兵力悉割以自隨度過也

且慮事不捷意甚

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

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

復扶又翻

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

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

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

能

太祖當作世祖

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

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

諸王置防閭以勇略之士為之以防衛齊閭杜佑通典唐制親王府並給

防閭庶僕白直下至州縣亦有白直

防閭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

武常用之

謂宋孝武帝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劬也

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

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

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

鸞黃鉞內外纂嚴

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未而下有乙酉丁亥蓋

癸未當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

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

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

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

上時掌翻

至夜回襲湓

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

諸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浚備禦

子懋

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

躍願奮

子懋自雍州徙為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當作踴踴讀曰率雍於用

叔業畏之

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

失富貴也

說輸芮翻散悉但翻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

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

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

沮在呂翻說輸

芮翻將即亮翻

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

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

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

為于偽翻斂力贍翻下殯斂同鑊戶郭翻

玄邈

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

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遺于季翻

行金得達僧慧

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卒子恆翻

于琳之勸陸超之逃

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

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守死故以此言愧琳之

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

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

良居

玄邈厚加

殞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史言董僧慧陸超之

之義烈折而設翻

驚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

王子敬廣之至歐陽

歐陽今真州開即其地也

遣部將濟陰陳伯之

先驅

將即亮翻濟子禮翻

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驚又遣徐玄

慶西上害諸王

上時掌翻

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

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

曰僕受朝廷意寄

意寄謂屬意寄託之

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

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

使疏史翻

若朝廷必須

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曰南史考異

明帝使裴叔業賁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都

昌寓尚之之弟子也

何昌寓於此有周昌之節矣

驚以吳

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鈔

琇音秀錄音求

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

孔靖見一百二十三卷晉

安帝元興二年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

平王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鑠為中軍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

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

以

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

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

肚數尾翻
遺于季翻

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

史記載淮陰侯荅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既翻

二謝兄弟比肩貴近

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世多有如此而得名

者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

胛古洽翻肩背

之間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

祐音石考城前

漢之留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蕭子顯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皆晉氏因郡人南渡而僑置也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

轉言之

王洪範禁衛舊臣驚以此覘之其言如此驚益無所忌矣相息亮翻

王母祐之姑

也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

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

理

好呼翻

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

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勤

鑠以太傅錄尚書事太傅上公故稱錄公

流連不能已

流連不能相捨之意

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

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

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

行下孟翻

宣城王

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

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

東晉侯之世遙光卒如鋒言

宣

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

遺于季翻誚才笑翻

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

祠官使行

祭事也

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

上時掌翻鋒

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

殺建安王子真

姓譜柯姓也吳公子柯廬之後

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

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

殺巴陵王子倫

茹音如

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

琅邪城有守兵

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齊徙治白下北臨江許故有守兵

宣城

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

華戶化翻

伯茂曰公若以

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鵠

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

一見

百三十五卷高祖建元元年朝直遙翻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

人

茹法亮事世祖權寄甚重

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

使疏吏翻

此酒非

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

帥所類翻

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

間讀曰閑

訪以州

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

慮弗及

恒戶登翻

於是威行州部

州部謂一州之部內也

大為姦利武

陵王昇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

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
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
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卽陵王子貞嘗求熊白

本草圖經曰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
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其脂
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陸佃埤
雅曰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 厨人答典

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

事見一百三十

八卷永明八年

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

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大主無罪而

一時被囚

義翻 被皮

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

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

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

謂所持以詣籤

帥而其所持之本也

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

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

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

言有意於翼輔帝室

而復害之

復扶又翻下勿

復同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此上歷叙典籤之弊

宣城王亦深

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

長知兩翻

朝出閭闔暮

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

處昌呂翻

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

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

左傳諸侯釋位以問王室杜預注曰問猶與也去其

位與治王之政事

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諸王置典籤始

於宋故
云然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
為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

弟誕謚之兄也

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
分據方面謚氏壬翻

甲辰魏以太

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守手
又翻

戊申

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

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

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

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

嬰纏也疴烏黃翻弱

也杜預曰瘠疾也

弗克負荷

荷下可翻又如字

太傅宣城王肩體宣皇

鍾慈太祖

蕭承之追謚宣皇帝太祖之父而鸞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

宜入承寶

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

蕭子顯齊書自此以上著於海陵王

紀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

蕭子顯齊書此語著於明帝紀

癸亥高

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此時方改元建武

以太尉王敬則為大

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謐

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

棕祖宗翻

帝以棕

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

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

詩曰其命維新

不敢聞命

因慟哭

史言虞棕系而能正過謝淪兄弟遠甚

朝議欲糾之

朝直遙翻

徐孝嗣

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

晏等興席

上時掌翻興起也

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

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

共載還令省

令省謂尚書令所舍也

淪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

甚憚之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

謂非如禹

貢任土作貢也 悉加禁斷

斷音短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

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

比毗至翻

使父子乖離室家分

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

哉

謂江南之人將不知魏朝之德也朝直遙翻

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勒蠻

民勿有侵暴

魏初置荊州於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城置郢州於真陽真陽漢汝南郡之慎陽縣也

置東荊州於此陽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

為江夏王

夏戶雅翻

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

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

恒貢自今悉斷

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臺矣

乙酉追尊

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丙戌以聞喜公遙欣為

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

寶義有廢疾

痼疾不可復用為廢疾長知兩翻

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

居中

居中謂為揚州刺史

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為

太子

卷讀曰捲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

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宋泰始初崔道固降魏

魏主敕後軍

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

十里

行下孟翻牧地縱則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橫則距河十里按杜佑通典衛州汲縣古牧野之地則其

地宜畜牧有自來矣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

失

畜許救翻

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

平統萬八年赫連定滅秦定尋西奔為吐谷渾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涼州

以河西水

艸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

蕃讀如繁

馬至二百餘萬匹橐

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

萬匹

河陽牧場即宇文福所規牧地畜許六翻

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

南徙

復扶又翻

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

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梁武帝普通元年魏

改元正光史歷言魏之馬政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

十皆令致仕

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

並窮困私門庾子詔依舊銓

叙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為侯上詐稱

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

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供御故謂之御師

至于隋世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

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

故事

漢東海王彊以天下讓莖用殊禮

魏郢州刺史韋珍

韋珍先以樂陵鎮將

與東荊州刺史桓誕同鎮沘陽尋為郢州刺史

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

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魏主以上廢海

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

遣使請降於魏

將即亮翻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十一月辛丑朔魏

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

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

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

以尚書

僕射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

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

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

年魴符方翻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舊服國人多

不悅

國人者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也

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

也

劉纘臣於齊而屢使於魏與芳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

與給事黃門侍郎

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

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

怏許兩翻帝

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

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疎也衆意乃稍解凱

馥之子也

陸馥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馥蒲撥翻

魏主欲自將入

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復方

目相州刺史高閭

相息亮翻

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

質任必無誠心

質音致

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

不再來

使疎吏翻

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

止或以為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

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

鎮南為鎮軍任音壬

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軍將

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

少詩
沼翻

為內應

者未得審諦

諦音帝
亦審也

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

可知

降中
江翻

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

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

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

孤負也敗
補邁翻

任城王

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

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携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

室

椽重緣翻

食無甌石之儲

應劭曰齊人名小甌為甌甌受二石甌音都濫翻

又冬

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

百堵皆興謂新

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俶昌六翻始也

而驅之使攬甲

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攬音官

且諸

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鑿輿

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

率然輕易之意

上下疲勞若空

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

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魚僕射同守洛

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

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

將即亮翻

休逞之玄孫

也魏道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

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降戶

魏主命

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

主許之

赭陽即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

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於赭陽明矣葉式涉翻

乃與征南大將軍

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考

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靈智
按陽烏洲小字靈智珍字也

鸞長壽之子

城陽王長壽見一百三十

二卷宋蒼梧
王元徽三年

佐寶之子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于魏

北襄城

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于沙碛

碛烏葛翻碛壅也聚沙以

壅水故以
為地名

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武晉

帝太康中分南陽置義陽郡
帝又分義陽南陽置新野郡

先是魏主遣中書監

高閭治古樂

先悉薦翻治直之翻

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

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

太樂

祭酒蓋太和
中初置是官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六

起誦蒙大淵獻盡柔兆因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

論

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
得侵掠其人碑毗亦翻

乙未拓拔衍攻鍾離徐州刺

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

弟也

間古覓翻蕭惠明見一百三
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劉昶王肅攻義陽

昶知

兩翻

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

降戶江翻

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

褊補典翻
躁則到翻

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

當攻道

攻道攻城之道
夫石之所集也

固志意閒雅臨敵勇決昶始奇

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

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

使疏吏
翻下同

己亥魏主

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

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

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騎奇寄翻

甲辰魏主登八

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

去羌
呂翻

見軍士病者親撫慰

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

慶遠問師故

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魏

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

斥指也直言以指人之罪過無所回避謂

之斥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

左傳曰國

君舍垢杜預注
曰舍垢惡垢耻

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

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

子隆子懋子敬子真子
倫并爵林海陵爲七王

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

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

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

相息
亮翻

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
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

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

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

史言崔慶遠之機辨魏

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

左傳載晉大夫隨武子之言

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

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

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

賜慶遠酒敝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

過壽陽不攻引

兵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

屬之欲翻此謂淮北之民耳

丙辰至鍾離

自壽陽至鍾離三百三十餘里

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

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

塹七艷翻重直龍翻

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

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楯食尹翻

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

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

間道夜發

間古莧翻

與太子右率蕭誅等

率所律翻右率太子右衛率也誅魯

水徑上賢首山

水經注潞水南出大潰山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義陽縣城南上時

掌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

少詩黎

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

先悉薦翻

詔

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執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阮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

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

宋泰始初青冀二州入于魏乃置青

冀二州刺史治朐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治賴榆齊青州治朐山冀州理連口今臨淮郡連水縣魏

收志郟郡有建陵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丘故城在海
州沭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彭城郡龍沮縣有即丘城
即丘亦漢縣本屬琅邪郡賢曰即丘即左傳之祝丘故
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紀鄆故城也杜
預曰東海贛榆縣
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

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

樂音洛從才用翻

魏主與之泣訣

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

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

將即亮翻

拊尸而哭達旦聲淚

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

齊獻王攸葬事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
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

樂安長公主

長知兩翻

雖無學術而質性淳篤故特有寵丁

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

使疏吏翻數所具翻

魏久攻鍾離不

克士卒多歿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

邵陽洲在

鍾離城北淮水中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

既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兩岸夾築二城

樹柵水中以斷援兵之路斷丁管翻下先斷邀斷欲斷同

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

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

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

相息亮翻璽斯氏翻

閭上表以爲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

孫子兵法有是言

邇者國家止爲受

降之計

謂欲受曹虎降也
降戶江翻下同

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

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晉世祖以回山倒海之

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

不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騎奇寄翻盱眙音吁怡

班師之日兵不

戍一城土不闢一廛

說文曰廛二畝半一家之居地

夫豈無人以爲大

鎮未平

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爲大鎮

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

其原

塞悉則翻

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

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

壽陽盱眙淮陰皆淮津之要地

即皆以重兵守之故云本原

三鎮不克其一而畱守孤城其不能自

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

以自固

少詩治翻

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

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

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

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

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

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

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

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

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

宋明帝泰始二

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
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角城蕞爾處

在淮北

蕞徂外翻小貌處昌呂翻

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

時卒不能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高帝建元三年卒子恤翻

以今準昔事兼數

倍天時尚熱

尚當作向

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

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

釁許覲翻

布德行化中國既和

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

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

草創

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爲言

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

寺靡聽治之所

治直吏翻

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

成癘疫

沈與霽同持林翻說文久陰曰霽炎陽炎日也

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

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

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

羸倫

爲翻罷讀與疲同

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

夏

幾居希翻近也

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

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

斤謂斧斤之役板謂板築之役

然後命將

出師

將即亮翻下同

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

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

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

說輪為翻

彼無不聽

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

語牛侶翻

魏主乃還濟

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

斷下管翻下同

魏主募能

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

據北

史康生本姓達奚魏孝文改複姓於是姓奚

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

艦戶點翻

依煙焰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

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

將步即亮翻騎奇寄翻下
同殿都輦翻斷後曰殿

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

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

長知兩翻艦戶黯翻塞悉則翻陳讀曰陣下爲陳同

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

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

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

艦大呼曰

呼火故翻

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

之兄也

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

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

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

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

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追

兵在死地不

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

喪息浪翻

不如許

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

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

魏師已退故解

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

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

卷讀曰捲

穎胄

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

也

蕭穎胄太祖從弟赤斧之子從才用翻

上遣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

城公遙昌守壽陽

是年春正月遣沈文季督豫州諸軍豫州治壽陽

文季入城

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

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

海陵王即位魏遣昶來聘昶至建康而帝已立

齊人恨

之飼以蒸豆

飼祥吏翻馬牛待之

昶怖懼食之

怖晉布翻

淚汗交橫謁

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歿于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

不歿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

蘇武使匈奴十

九年不屈節

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戊子魏太師京

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

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爲于太傅錄尚書事平陽

公丕不樂南遷

樂音洛

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

丕叡時留

守平城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

洛邑

經度之也始初也詩云經始靈臺

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

以下可付法官貶之

此平城留臺令僕也法官謂御史誘音酉

仍詔迎熙及

博陵長公主之柩

長知兩翻柩巨救翻

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

王故事

晉安平王孚葬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魏之葬熙其禮又加於誕

魏主之

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

劉藻擊漢中

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將即亮翻

同下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

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

據蕭子顯齊書時據角弩谷白馬沮水立五柵

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

帥所類翻

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

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

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

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

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

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

處昌呂翻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

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

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

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

將即亮翻
恟許訑翻

錄事

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

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

殿軍後以拒
追兵曰後拒

遣使與懿

告別

使疏吏翻

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

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

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

馬上炊之

貯丁呂翻

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

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頗卒全

軍還仇池

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先悉薦翻說輸內翻斷丁管翻中竹

仲翻卒子恤翻

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

南安王楨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

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

六千人戍南鄭

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郡太和中置涇州治臨涇城領

安定隴東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功武都郡雍於用翻侯克城則

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人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

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

復扶又翻差初皆翻下差遣同

懸擬山外

漢中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

雖加優復

復方目翻

恐猶驚駭脫終攻

不克徒動民情連結外敵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

待軍克鄭城

下戶嫁翻鄭城謂南鄭城

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

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

謂褒斜之道也

今欲深戍絕界之

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

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左傳晉伯宗之言

南鄭於國實爲馬

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

此指禹貢九州爲言

民人所臣十分

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

漠北謂柔然江外謂齊言唯此二國

未爲魏民羈之在近

謂以繩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

豈汲汲於今日也

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

樹立也將帥也將即亮翻

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

降

赭城即赭陽城也降戶江翻

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

遠兵固

李冲蓋謂淮漢之地爲東道謂南鄭爲西藩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

資敵也又建都土中

洛陽爲土中

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

平蕩江會

建康爲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會

若輕遣單寡奔令陷沒恐

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

易以推豉翻

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

如瑕丘庚申如魯城

魏收地形志魯郡魯縣之魯城

親祠孔子辛酉拜

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

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

大宗之子爲宗子孔子墓亦在魯縣

更建碑

銘戊辰魏主如礪礪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

入河沂流還洛淹諫以爲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

蘇沂

故翻悍戾肝翻又下罕翻萬乘繩證翻

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

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

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

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

千逆戰而敗

將即亮翻率所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盧淵等引去歷生追

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

垣榮祖著名於宋泰始之間從才用翻下同

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碛

敗蒲邁翻考異曰齊書

魏虜傳真度敗在建武元年下魏帝紀城陽王

驚以敗軍獲罪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驚等見

魏主於瑕丘

見賢通翻

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

辟

沮在呂翻辟既亦翻

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

驚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

民佐仍徙瀛州

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治趙都軍城

以薛

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

謂以彭城降魏也從才用翻

聽

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

矣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畧之子也

魏廣川王畧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

之建元二年諡法追補前過曰剛

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除而爲之服褐衰麻經而三臨其喪魏

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

期親期喪之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

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總麻

三月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

廣川王畧顯祖之弟諧於魏主

從兄弟也其服大功

將大斂

斂力瞻翻

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

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申太子出迎於平桃城

魏收志濟

陰郡離狐縣有桃城水經注曰榮陽縣有競亭俗謂之平眺城

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

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

魏置御史中尉以糾察百官猶御史中丞也

且

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

悠遠也悠然夷曠自

得之意悛七緣翻

彪表彈之

彈徒丹翻

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

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

知無憂悔

言既無憂色又無悔過之意

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

還第

數所具翻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

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

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

班賞有差

班南

伐之賞也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記冠義曰古者重冠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樵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以謂魏孝文好古具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廟冠古玩綱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

見賢適翻

謂曰卿

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

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
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
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
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
順則禮樂不可興

用論語孔子之言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斷音短正音華言也

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

已下見在朝廷之人

見賢適翻

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

謂故

意爲北語不肯從華言者

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

不讀曰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

謂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爲是

帝者言之卽爲正

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

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

守手又翻

昨望見婦

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

言非是卿等當廷爭

爭讀曰諍

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

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

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

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

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爲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祕書也此祕

閣之名

所由始 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

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

夫尊婦卑廣川

王諸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舊卑

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

邙山在洛城北邙謨郎翻

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

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

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爲河南

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漢律

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上之廢爵林王也

見上卷上年

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

見炊飯推以與人

諶氏壬翻恚於避翻見賢適翻推吐雷翻

諶恃功頗干預

朝政

朝直遙翻

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爲申論

爲于偽翻

上聞而

忌之以蕭誕蕭諫方將兵拒魏

諫魯水翻將即亮翻

隱忍不發壬

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

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省

仗身執仗之衛士天子禁衛有齋內

仗身見齊書蕭諶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數祇鎮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

亦有仗身職負

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

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

諶為南徐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

諶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具翻

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恒懷

怨望

恒戶登翻

乃云炊飯已熟合甃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

之并其弟諶以黃門郎蕭衍為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

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

好呼到翻

語牛倨翻相息
亮翻相貌也

諶歿文猷亦伏誅諶死之日上又殺西

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三王皆武帝子也

乙丑

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

密皇后廟頽圯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

詔罷之

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神龜三年立廟于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

圯都鄙翻毀也治直之翻

魏拓跋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氏楊馥之

爲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

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

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地也氏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沮千余翻爲于僞翻秋七月

辛卯以馥之爲北秦州刺史

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

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荊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氏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

皆僑郡與荒郡也

仇池公

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

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爲後虎賁羽林作亂殺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

魏

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四門學始此

魏

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

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

黃門侍

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

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郭祚引以

爲言樂魚教翻

宜復修之

復扶又翻

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

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

講道善屬文

好呼到翻下好賢同屬之欲翻

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

一字

更工衛翻

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

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

樂音洛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

之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

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

平之風焉

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

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

薛辯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之翻

彈劾不避彊禦

彈徒丹翻劾戶堅翻

又翻帝或欲寬貸者聽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

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

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散悉宜翻
騎奇寄翻

帝外以德器遇之內

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悉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

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

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

恒戶登翻朝
直遙翻沈侍

翻林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

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孟子曰
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此天爵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於洛

陽

六宮后妃夫人嬪御也文武內外文武百官也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

刺史高閭之館

館謂刺史官舍相息亮翻

美其治效

治直吏翻

賞賜甚厚

閭數請本州

數所角翻

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

漢薛廣漢

致仕懸其安車以示子孫古人有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衣於既翻

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

刺史

高閭漁陽雍奴人幽州統內也朝直達翻

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

從所請以

勸善示恩降號以存法

以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

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所以難

用孔子之言而發難易之論易以鼓翻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爲

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

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寶攸皇子餘皆

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自鄴還

還洛陽

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

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嚴募戎備應須赴集

魏徐州領彭城南陽

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兖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

長廣東年等郡南青州即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
莞郡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
十一年改爲洛州置荊州於穰城領南陽順陽
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十一月

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東田見武帝紀興光樓蓋亦文惠太子所建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褚澄見一百三十三卷宋

蒼梧王元徽二年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諸

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

先有事于泮宮

記禮器之言鄭玄注曰泮宮郊學也

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羣臣

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下選嫁翻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者謂將

大選羣臣也

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

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

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朝

直述翻

是臣素無教訓之行黜落

黜落謂黜官落職也

魏主曰此乃

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

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

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

校戶教翻散悉宜翻騎奇寄翻

魏

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

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

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

當知之

以魏孝文之求諫求才如此而一時之臣猶未能稱上意豈非朝廷之議帝務聘辭氣以加之

故有有懷而不敢盡者

丁酉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此晉帝諸陵謂

在江南者

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賜冠服以

易舊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

光悉薦翻

魏主始命鑄太和五

銖是歲鼓鑄粗備

粗坐五翻

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

田益光爲南司州刺史

帥所類翻

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

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爲刺史

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旣渡淮

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

氏王楊旻卒

旻古迥翻又古患翻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旻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

王

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歷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

魏主下詔

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

王

况王于翻

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

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重直

龍翻

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

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

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怛于氏爲于

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

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

栗碑之類史皆因其後改姓從簡便而書之非其舊也其餘北人諸姓改從後姓注已畧見於前蓋其所改後

姓有與華人舊姓相犯者也怛女九翻又女六翻異曰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舊俗始

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

就簡 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

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

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婭莫非清望

朝直達翻

婭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有連者皆親姻也

後人因以姻連之連其旁加女遂爲婭字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

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

無姓族雖功賢之屑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

功衰之親仍居猥任

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衆卑下也衰倉回翻猥烏賄翻鄙

也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

嵇恐當作奚今按魏書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

之嵇是也尉紆勿翻

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

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四姓盧崔鄭王也下戶嫁翻

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

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

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

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

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

覈戶

革翻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敲之子

也魏孝文受內禪陸敲傳之故其魏舊制王國舍人皆

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

來八咸陽王禧娶隸戶爲室隸戶謂沒入帝深責之因

下詔爲六弟聘室爲于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

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

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

散悉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驃

妙翻騎
奇寄翻

穎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

穎川

王雍亦以太和十八年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

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

李冲女

魏音協

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魏定

氏族固亦未能盡允清議至令詔諸王改納室則大悖於人倫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富而易妻人

士猶或羞之況天子之弟乎此詔一出天下何觀

懿義之子也

宋泰始之初鄭義從拓拔石平

汝穎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

以五姓爲首

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李從子姪皆趙

也李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

姓直閭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

考異曰北史薛聰傳爲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冲後魏國典

帝與羣臣論選調

選須絹翻
調徒弔翻

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

分

分扶
間翻

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

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

爲于偽翻
治直史翻

帝曰欲爲治耳冲

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

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

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

謂傳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
屠釣也行下益翻說讀曰悅

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

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

卿孰若四科

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也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

著作佐郎

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

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

昶

自彭城入朝

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

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

別彼列翻

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

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

後之流內銓流外銓蓋分於此復扶又翻

若有其

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

典制也

爲于偽翻
渾翻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

先後皆去聲

此魏晉

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

於世祿與側微

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

以

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

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

矣

鮮息淺翻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陽

王

鸞以赭陽之敗降封今復之鰥音協

二月壬寅魏詔羣臣自非金革

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

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

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

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

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耆老艾也陸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

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鋪之席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耳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

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長知兩翻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

皆剔除之

乘繩證翻校戶教翻校欄格也飾其校飾其欄格也又居效翻義與鉸同以金飾器謂之

鉸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裏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

破之餘充晚食

今之裏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箬裏而蒸之大饒二指

許不勞四破者也

又嘗用阜英以餘灤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阜英

不極高大英形如豬牙去垢膩洗沐多用之灤音郎狄翻更居孟翻再也

太官元日上壽有

銀酒鎗上欲壞之

太平御覽云鎗即當字壞音怪下同

王晏等咸稱盛德

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

玉燭寶典曰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

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

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上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

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

穎胄曰陛下前

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

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

敕

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獄六案也九府者太

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

文武勳舊皆不歸選

部

選須絹翻

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

侍郎潁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

嶸乎萌翻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

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

天子唯恭已南面

而已書奏上不懌謂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

朕機務卿識之不

嵩古老翻斷音短不讀曰否

對曰嶸雖位末名卑

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摠而

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

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齊明帝以吏事權詐得國猜防羣下故親攬機務王莽之親御

燈火其計慮亦如此耳爲于偽翻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

來降

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

意此時廣州亦當置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

之

櫟城即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注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五月丙戌魏

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

此諸

陵皆謂在河南者

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

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
一早卒其一得幸于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

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

幾居豈翻少詩治翻

既而其姊疾愈帝思

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

入宮不率妾禮

復扶又翻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率循也

后頗愧恨昭儀因

譖而廢之

爲後昭儀爲后及不終張本

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

練行尼

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寺在洛陽宮側行下孟翻

魏主以久旱自癸

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

武帝永明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蓋遷洛後建崇虛樓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通翻

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

舍人即中書舍人問其所以來請見之故

豫州刺史

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

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

少詩洽翻復扶又翻

帝

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

皆言四郊有雨

比毗至翻

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

遣使視之

使疏吏翻

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

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

塞悉則翻

是夕大雨魏太子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

衣冠恂常私著舊服

好呼到翻著涉畧翻

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

切諫恂惡之

數所角翻
惡鳥路翻

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

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領軍元

儼勒門防遏

嚴勒門衛以防遏
其變騎奇寄翻

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

琇馳以啓帝

詰去吉翻
琇音秀

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汴口汴水與河通之口至此
而後還以安人心還從宣翻

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

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

見賢遍翻數所
具翻更工衡翻

扶曳

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

惠王楨卒

相息亮翻諡法柔質愛
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九月戊辰魏主講

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

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賁音奔 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

供公私力役此時魏以洛爲司州調徒吊翻 魏吐京胡反魏世祖太平真君九

年置吐京郡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 詔朔州刺史元彬行

汾州事帥并肆之衆以討之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

正平五域中陽絳郡皆屬焉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鄉郡太平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雁門郡帥讀曰

率下同 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

車突谷又破之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 俘

雜畜以萬數

畜許救翻

詔以彬爲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

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

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

治直之翻

若不能

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

兵身先將士

身先悉薦翻

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臣於

清徽堂

見賢通翻

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

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

親古人所貴

左傳以是語美石碣

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

魏太

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都洛改爲恒州杜佑曰魏恒州在唐代郡安邊馬邑縣界朔朔州也宋白

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爲恒州隋雲中郡恒安鎮即其地後魏懷朔鎮

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恒戶登翻下同天下之惡孰大焉

若不去之

去羌
呂翻

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爲庶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讒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歷魏閏十一月齊閏

十二月今

置於河陽無鼻城

水經洩水出河內軹縣原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

從齊歷
辟邑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

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

而已

粗坐
吾翻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

卷
讀

曰捲冠
古玩翻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一見

百三十七卷世祖永明八年

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

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

樂音落

泰自尚書右僕

射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恒州帝爲

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

爲于偽翻下強爲同

泰至

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

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

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思譽天賜之子

汝陰王天賜景穆太子之子於

魏主爲叔祖樂音洛將即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

叡以爲洛陽休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頤僞許泰等以

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

行吏部尚

書者行吏部尚書事未爲真也任音壬

帝召見於凝閒堂

見賢遍翻

謂之曰穆

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

誘音西

脫或必然今遷都南爾北

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

能辦卿雖疾強爲我北行

強其兩翻
爲于偽翻

審觀其執儻其微

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

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

足以制之

驚音奴

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

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正復同

遂授澄節銅虎

竹使符御仗左右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帶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爲衛使疏吏翻仍行恒州事行

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

陽平王順刺朔

州在平城西宋白曰朔州東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

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

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

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執弱

斌音彬量音良度徒洛翻

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

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漢宣帝幸宣室

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爲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

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

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

帥讀曰率

走出城西追擒之澄

亦尋至

尋繼也

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

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

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

陶餘括翻

顧謂咸

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辨也魏主謀入寇引見

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

書說命曰若綱在綱有條

而不紊見賢通翻粗坐五翻

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

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

者皆云今往必克

比毗至翻

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

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

兵之法須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

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

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

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

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而止南伐之師至去年方入寇蓋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萬事並見上年去

猶昨也又按當時衆號三十萬實則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

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

復扶又翻

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

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

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魏既都洛逼近

淮漢故急於南伐以攘斥境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

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

少詩
沼翻

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

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

司馬牛之於桓魋柳下惠之於盜跖皆兄

弟賢不肖既相遠而兄弟罪不相及古法也

桓魋徒回翻跖之石翻
豈不哀哉帝善之遂

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七

起疆圉赤奮若盡著
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
按長歷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

不日 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

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

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乙巳魏主北巡 初尚書令王

晏爲世祖所寵任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

及上謀廢鬱林王

晏即欣然推奉

事見一百三十九卷元年

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

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

尚書令位

居朝臣之右朝直遙翻

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

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

事際謂舉事之際須者倚其爲用

而心惡之

惡爲

翻路嘗料簡世祖中詔

料音聊

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

國家事又得晏啟諫世祖以上領選事

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選

須綃翻

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

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

下乎

爲于偽翻

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

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

數所角翻相息亮翻

云

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閒

好呼到翻屏必郢翻

上聞之疑晏

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

朝直遙翻

探吐南翻

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

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

帥所類翻

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

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

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

省在華林園因名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

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

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并北

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

明達蓋世祖時主帥

及晏子德元

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

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

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
下晏從同

蕭毅

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

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好

呼到翻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

常鞠躬俯偻

少詩照翻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偻力主翻鞠躬曲身也俯低頭偻曲背

不敢

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

長知兩翻

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

外人交通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

晏曰兄荷世祖厚恩

荷丁可翻

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

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

保全門戶不失後名

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

晏曰方噉粥未暇此

事及拜驃騎將軍

帝初即位進晏爲驃騎大將軍噉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奇翻

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

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

晚也

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

思

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

兄亦覺不

間古覓翻不讀曰否

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

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

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氏阮孝緒

亦知晏必敗

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僞置於今六合縣界屬秦郡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

郡界外弟妻弟也

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

晏家吐而覆之

既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

及晏敗人爲之懼

爲于僞翻

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

卒于恤翻

二月壬

戌魏主至太原

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

代王

晏也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代晏弟

癸酉魏主

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

見賢遍翻

無一人稱枉者

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

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恒

州刺史鉅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

馮翊公自隣安樂公主招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

與魏書名姓全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

不同今從魏書

樂音洛

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

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

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不反覆告語之誘音酉及

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

朝直遙翻坐徂卧翻

而不獨舊服於其

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

強其兩翻

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

舉兵斷關規據陜北

陜北即恒朔二州之地關即鴈門之東陜西陜二關也斷丁管翻陜

音刑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

折之列翻
難乃旦翻

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

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

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畱其後妻

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

同產同母兄弟

餘子徙敦

煌

穀徒門翻

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

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

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

不就恒州刺史府賜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

免其孥

戮

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免其孥戮謂叡妻子免死徙遼西也孥音奴

元丕二

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

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

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

柄也

此周禮所謂八柄馭羣臣者也予讀曰與

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

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

下

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

可赦則赦可

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

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

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

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于死地

也

誘音酉

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秦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帝由

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

酋自秋翻長知雨翻

聽秋

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以鴈避寒而南來望暖而北還也朝直遙

翻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

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爲離石郡唐爲石州

叛胡請降詔宥之

降戶江翻

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

禹

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祀

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

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坂音反

辛未至

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

恂復與左右謀逆

復扶又翻

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

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

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

后之議李咸持椒自隨帝焚椒二斛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

斂以麤棺常服瘞於

河陽

斂力膽翻瘞一計翻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

城葬以殊禮

諡法思慮果遠曰明謂昶遠慮果於遠難而歸魏也

五月己丑魏

主東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

武王於鎬

亦於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悉在上林苑中使疏吏翻

六月庚申還

洛陽 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

魏太宗泰常八年

年置濟州于濟北碭磣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清河郡相息亮翻濟子禮翻

將入寇

魏穆

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

官爵爲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

劾

劾戶祭翻又戶得翻

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遜

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畱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

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

卒於共縣

馮昭儀既諧廢其妹又潛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之正位椒房他

日不死于其手者幸耳共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
晉及後魏屬汲郡唐衛州共城縣即其地共音恭

戊

辰魏以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將南伐也

壬戌魏立皇子愉

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皇所生

王氏爲恭太后

帝即位尊始安貞王曰景皇稱皇不稱帝用漢制也

甲戌魏講

武于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

守

任城王澄至是始爲真吏部尚書守式又翻

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

書

中丞當作中尉度徒洛翻

與僕射李冲參治畱臺事

治直之翻

假彭城

王勰中軍大將軍

勰音協

勰辭曰親踈並用古之道也臣

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

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

以攻吳蜀帝不許

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

天地交曰泰天地不

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不通故曰否

魏主大笑

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

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

吾與汝以道

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

期戍赭陽

赭音者

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

黃瑤起戍舞陰

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寧蠻府自宋未有雙頭郡太守率

治一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爲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

魏以氏帥楊靈珍

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

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帥所類翻

降戶江翻下同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

質音致

遣其弟婆羅

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殺

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

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初魏

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

此時魏荊州猶治魯

陽樊鄧逼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畧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

敗之

此謂去年沙碣之敗也擊敗補邁翻

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

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

百萬吹脣沸地

吹脣者以齒齧唇作氣吹之其聲如鷹隼其下者以指夾唇吹之然後有聲謂

之嘯

辛丑魏主畱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

夜襲其郭克之

宛於元翻郭芳無翻城之外郭曰郭

房伯玉嬰內城拒守

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

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

謂伯玉曰

我今蕩壹六合非如鄉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

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

無容不先

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

之

梟堅
亮翻

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

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

明帝夷滅武帝子孫故謂

之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臨不

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

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

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

言帝

自小宗入為高帝第三子以紹大宗

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

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

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

將即亮反

而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

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

斑衣戴虎頭帽

人衣如旣翻虎頭帽者帽爲虎頭形

伏于竇下突出擊之

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

度射而亦翻

應弦而

斃乃得免

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

槎士下翻

逆斫木也

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大半崇進據

赤土

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

靈珍遣從弟

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鷺峽

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

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太首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

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武興今為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鷺峽當在龍門之北龍門西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鷺音就

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鷺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

魏兵

塞悉則翻礮盧對翻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

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翻與此礮音同

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它

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鷺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

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
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
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
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畱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
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
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
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

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

右軍府右

軍將軍府也將即亮翻下同

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成緒

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

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

布

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廼書帛建于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

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堅守之心

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

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

韓顯宗對

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觀古玩翻哂矢引翻笑不壞顏曰哂

近雖仰憑威靈得推

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

而效之其罪彌大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責也過也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

臣

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

丁度集韻解居隘翻聞上也上時掌翻自下而聞于上謂

之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於

用翻下同

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

樂音洛

若侵虜

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

北即

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音貢南北兵爭其地在下邳夏邱縣界唐復爲虹縣屬泗州虹今讀如絳獲

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

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

于魏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丁酉魏敗齊兵于沔北

敗補通翻

將軍王伏

保等爲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

異曰考

齊氏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膺帥萬餘

家據柵拒魏

膺與豬同陟魚翻帥讀曰率下同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

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傳余謂曹虎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而然亦由畏魏兵之

彊進也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

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

度徒洛翻雍於

用翻騎奇寄翻

庚午魏主南臨沔水

沔彌充翻

戊寅還新野將軍王

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

魏收志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置義

塘郡治黃郭城又按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塘郡及懷仁縣曇徒舍翻

魏

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

萬人侵魏太倉口

據傳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與

齊義陽隔淮對壘則太倉口當在淮北岸以魏人積倉粟于此而有是名也

魏豫州刺史王

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

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

好呼到翻

下好學同

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

于營外又以瓠貯火

瓠戶候翻乾也貯丁呂翻盛也

密使人過淮南岸

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

然與燃同

是夜康祚等

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

趣七喻翻

火

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

溺奴狄翻

生擒公政

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

裴叔業蓋

自徐州遷爲豫州水經注銅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瑟城魏蓋於此置戍因謂之楚

王肅復令永擊之

復扶又翻

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

填外塹

塹七乾翻

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

東部分將置長圍

分扶問翻

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畱

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

將即亮翻

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

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

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

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

喪息浪翻

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

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

守式又翻

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

露板唯傳修期耳

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傳永字脩期

曲江公遙欣

好武事

好呼到翻

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

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祐

帝母景皇后祐之姑也故曰內弟

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

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

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

惡烏

路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包藏

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于事爲謂之異迹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爲後劉季連據

益州張本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思考劉

弟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

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

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

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將即亮

寄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

使高昌

朝姓也漢有鼂錯史記作朝錯朝直遙翻使疏史翻

儒復遣顧禮將世子

義舒迎安保

復扶又翻下同

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

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

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爲國人所殺

立麴嘉爲王

麴氏得高昌始此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

復臣於柔然安保獨

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軍大

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魏統軍李佐

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

降戶江翻

思

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史言劉思忌忠于所事

乃殺之於是沔

北大震

沔彌充翻

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

齊於此置戍湖陽既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

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

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

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

黃瑤起殺王肅父奐見一百三

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

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雍於用翻

上有

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

十王

下所殺者是也

每朔望入朝

朝直遙翻

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

徒諸子皆不長

意呼遙光爲司徒也考之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緬先

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緬諸子也

高武子孫日益長大

長皆音丁丈翻今知

兩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

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

施行遙光有足疾

遙光生而有雙疾

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

望賢門華林園門也本名鳳莊門以遙光父諱鳳改焉

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

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左右以此覘知之屏必郢翻索山客翻

會

上疾暴甚絕而復蘇

復扶又翻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

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

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鉉太祖子

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夏戶雅翻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

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齊明帝之

詔類如此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

濟子禮翻

泌薄必翻又兵媚翻

親視殯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

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是時魏不攻壽陽疑壽字誤

甲

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

宛於元翻
降戶江翻

伯玉從

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

宋泰

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
得爲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爲上所角翻下于僞翻 庚

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

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勰音協使
疏吏翻

三月壬

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

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爲京

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養縣界唐貞元中
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

隔漢水按南北對境圖自
鄧城南過新河至樊城

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

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并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

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

帥讀

曰率行下孟翻騎奇寄翻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

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

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

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

戰斷丁管翻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閘溝據蕭子顯齊書閘溝近沙碛沙碛在宛縣

界盖碣水入此溝南流軍人相蹈藉藉慈夜翻橋皆斷壞魏

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

兵夾路射之

射而亦翻

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

枕之鳩翻

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

沔山陽據城苦戰

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即此城也

至暮魏兵乃退諸

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

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

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

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

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

南時爲魏南充州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渦音戈

魏南充州刺史濟北孟

表守渦陽

魏南兖州領下蔡及梁譙沛等郡濟子禮翻

糧盡食草木皮葉叔

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

高居微翻

別遣軍主蕭瑣

等攻龍亢

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

龍亢城南臨渦水瑣公曰翻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

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

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

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

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

詣懸瓠

將即亮翻

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

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

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

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于更往朕今

少分兵則不足制敵

少詩治翻

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

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

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

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

之殺傷不可勝數

勝音升下不勝

叔業還保渦口

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

口對淮南岸即齊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漣水縣非也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

孤微

李彪衛國頓丘人家素寒微少孤貧而好學

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

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

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遙翻

好呼到翻

冲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于魏主且爲之延譽

于朝

爲于偽翻延譽者爲之聲譽使所聞者遠

公私汲引

既公言之于朝而薦之於上又私語

同列引而進之引水而上曰汲取此義也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

彈徒丹翻劾戶

梁翻又戶

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

藉冲稍稍疎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

銜之

復扶又翻
坐徂卧翻

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

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形于聲色

數所
角翻

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

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于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

亢

勝音升亢
苦浪翻

公行僭逸坐輿禁省

言坐輿而入禁省也
漢法不下公門爲不

敬

私取官材輒駕乘黃

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
漢有未央廐令魏改爲乘黃廐

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或亦名飛黃背有
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皂

無所憚懾

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

尚書都座錄
今僕射尚書

同坐處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

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

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見賢適翻治直之翻

冲

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

載子亥翻

見其才優學

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

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

彪以中尉兼度

支尚書

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

振古忠恕之賢

振古自古也

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

行下孟翻

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

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列謂陳列

其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

詩曰取彼譖人投畀北毛注云北方寒

涼而所引無證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譖

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

之曰不意畱臺乃至于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

射亦爲滿也

李彪字道固僕射謂冲也

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

彪同州相善

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

陰左右之

左音佐右音佑

有司

處彪大辟

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毗亦翻

帝宥之除名而已

魏孝文於此可謂明

矣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

數所具翻瞋昌真翻呼火故翻折而設翻中尉

得罪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冲以朝儀言之無是理也魏主所謂僕射亦為滿不亦信哉

冲詈辱

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

悖其季翻腕烏貫翻

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為肝裂

怒氣傷肝怒甚發病而醫不能

療故以

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

勝音升

贈司空冲勤

敏彊力久處要劇

處昌呂翻

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

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

忿競

少詩
照翻

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

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

少詩

沼翻
下同

魏主以彭城王勰為宗師

魏置宗師見一百二十三卷晉安帝元興

三年
勰音協

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

帥讀曰率

夏四

月甲寅改元

改元永泰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

武舊將心不自安

會工外翻
將即亮翻

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

備

疑備者疑其為
變而為之防

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堪勝也
宜適也

問其尚能勝兵及適
用與否也數所角翻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

少詩
沼翻

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

武進陵

齊自武帝以上諸陵皆在武進行下孟翻

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

怖普
布翻

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

自建康東入會稽尉

與尉
同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

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

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因名焦尾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

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桓譚新論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

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懷歌晉志

曰懊懷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懷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澁

難縫一曲而已。懽於報翻懷。曰常歎負情儂。儂音農。吳語也。郎如冬翻仲雄倣其曲而作歌。

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惡烏路翻。上愈猜。

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瓌古回翻。守手又翻。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

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

東亦何易可平。易以鼓翻。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鵠也。賜死者以

金甌盛鵠酒故云然。敬則女爲徐州行事。謝朓妻。朓土了翻。敬則子太

子洗馬。幼隆遣正負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

爲正負將軍次爲負
外將軍洗悉薦翽

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朶執岳

馳啟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掾王公林

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

公林敬則

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

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若爾諸郎在

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

言且遲一夜也

其夜呼僚佐文武檮蒲

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

曰官祇應作爾

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

敬則不應明旦召山陰令

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

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諸郡錢穀者傳株戀翻

敬則

橫刀跂坐

跂坐垂足而坐跟不及地跂去智翻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

見有幾錢物

見賢遍翻

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

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

將引也

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

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

詎豈也

敬則唾其面曰

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

配分給也衣於既翻

分給袍甲以衣被之

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允棄官隱居若邪

山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

敬則欲劫以爲尚書令長史王

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

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允尚之之孫也

何尚之柄用于

宋文武

兩朝

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

懸瓠

復欲南伐也

魏趙郡靈王幹卒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上聞王

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負外郎世雄

此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

字必有一誤

記室參軍李哲

敬則為大司馬以其子為記室參軍

其弟太子舍

人少安等皆殺之

少詩照翻

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

州擊魏

長知兩翻將即亮翻

敕徐州刺史徐元慶殺之前吳郡太

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

豫章王嶷武帝之弟嶷魚力翻

敬則起兵以

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

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

公寶覽等處中書省

寶義皇子寶覽姪也處昌呂翻下同

高武諸孫處西

省

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爲西省中書省爲東省

敕人各從左

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

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

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水衡都尉

并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

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須三更當盡殺之
丙夜也三更

衡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
書姓名于奏白

達姓名又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

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畱其事須臾上覺

單上演

詔翻覺古孝翻景雋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

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

單景雋具以

事對上乃謂幾為遙光乃賜王侯供饌

饌離戀翻

明日

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

緬上

緬彌

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

今之錢唐江也帥讀曰率

張瓌遣兵

三千拒敬則於松江

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

聞敬則

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

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

將即亮翻擔都甘翻篙古勞翻竹竿也用以撐

舡荷下可翻鍤楚洽翻鍤也

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

孫以應之

公上複姓也敬則本晉陵南沙人故范脩化舉縣應之

敬則至武進陵

口慟哭而過

蕭氏之先葬武進高帝之殂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敬則懷高帝恩故慟

哭而過陸游曰自常州西北至呂城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

陵口慟哭而過是也距丹陽縣三十餘里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宋白曰吳大帝改丹陽爲武進縣吳末

併入晉陵縣

烏程丘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

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舡艦鑿長岡

埭

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埭埭即今之上金斗門易以鼓翻艦戶照翻埭徒耐翻

瀉瀆水

以阻其路得畱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

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

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

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

驤思將翻

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

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玄武湖隄地勢坦平

當京口大路

恭祖慧景之族也

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

是爲四軍恭祖位號未能至此齊書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閭將軍崔恭祖恭祖若爲後軍將軍不應下帶直閭將軍此必有誤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

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

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

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客南

史有軍客馬客如桓康爲齊高帝軍客蕭摩訶馬客陳智深斬陳叔陵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

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

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

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

上時掌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

謂敬則至急裝欲走

急裝

謂縛袴也戎裝謂之急裝

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

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

裁少日謂不及二旬也少詩沼翻

臺軍

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瞻上言

愚民易動不足窮法

窮法謂盡法繩之易以鼓翻

上許之所全活以

萬數瞻弘之從孫也

王弘之以仕晉宋武帝辟召無所就從才用翻

上賞謝朓

之功遷尚書吏部郎

唐六典曰吏部郎職在選舉魏晉用人妙于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

遷吏部郎歷代品秩皆高于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品第六朓上表三讓上

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

恒戶登翻

謝吏部令授超階讓別有意

朓自兼殿

中郎遷吏部郎故曰超階朓恥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

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

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

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國秩彭城

國秩也職俸總所居職合受之俸也魏主詔曰割身存親恤亦魏朝給總以恤親者總音協

國理爲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親國謂親恤國秩也壬

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

減半嬪此賓翻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癸卯以太子

中庶子蕭衍爲雍州刺史爲後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乙酉

上殂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

嗣爲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柘

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

陳太尉謂顯達

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其

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

惠休崔慧景

俊七倫翻又丑緣翻

上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

天

天子即位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

又深信巫覡

覡刑狄翻

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

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

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文簿中白魚則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喝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身有厚粉手

福之則
粉落

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於懸

瓠

朝直遙
翻下同

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

武帝永
明三年

置齊興郡屬鄆州其地
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

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

帥讀
曰率

魏主

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

還從宣
翻又如字

福坐黜

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

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熙
道

武之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

陵在
曲阿

廟號高宗東昏

戾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

惡鳥路翻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

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

臨力鵠翻哭也

無髮號

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啼來乎

號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鷲鷲或曰禿鷲師古曰鷲鷲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

名禿鷲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鷲性貪惡今俗呼禿鷲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

尺善與人鬪好啗蛇鷲音秋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

不伐喪

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

也喪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

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

摠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陽徐謩

善醫

徐謩丹陽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謩遂為魏所獲謩九轡翻

時在洛陽

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

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

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

身代魏主

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則可若王莽則偽也

魏主疾有間

間如

字朱元晦曰

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謩于

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

如臚陵翻

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

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

言六鎮各

遣一使令各推檢一鎮使疏吏翻

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

從役者即令赴軍

令赴南代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

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

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

魏主自鄴班師

北征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

中值風溺死

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得國朝直遙翻溺奴歷翻

以其子文款爲

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一